

唐宋名家文集

# 苏洵集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唐宋名家文集

# 苏洵集

何新所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名家文集·苏洵集/何新所注译·一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5**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3340 - 3

I. ①唐… II. ①何… III. ①古典文学 - 作品集 - 中  
国 - 唐代②古典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宋代③古典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北宋 IV. ①I214. 01②I264.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7750 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18.5

**字数:**205 千字 **印数:**1 - 5200 册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唐宋名家文集 · 苏洵集



# 前 言

在“唐宋八大家”这一重要的古代散文创作集体中，三苏父子是唯一的在古文创作上取得不凡成就的文学家族。当初苏洵携苏轼、苏辙来到东京开封，凭借着张方平等的推荐、欧阳修等的揄扬，加上次年苏轼、苏辙在科举考试中双双高中，一时三苏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特别是苏轼，当时欧阳修就发出了“老夫须放他出一头地”的感叹，欧阳修晚年更是带点伤感地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而在南宋时期，苏文代替《文选》，成为士子争相效法的榜样。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就记载了这样的谚语，北宋时是“《文选》烂，秀才半”，而南宋时却说“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不过，这些历史故事多多少少显得好像苏洵和苏辙沾了苏轼的光似的，是也？非也？

下面我们来简单地介绍一下苏洵的生平、思想及其散文艺术。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蜀地苏氏家族是初唐著名诗人苏味道（648—705）的后裔，苏味道在唐中宗神龙初年被贬为眉州刺史，其一子留在眉州，成为蜀地苏氏家族的始祖。苏味道是河北赵州栾城人，所以苏氏父子也常常称自己是“赵州苏氏”或“栾城苏氏”，苏辙更以“栾城”来命名自己的

文集。当然到了苏洵的时候，苏味道的影响早已经淡去了。而对苏洵产生深刻影响的，应该是苏洵父祖辈所持有的独特人生观念。据苏洵《族谱后录下篇》（《嘉祐集笺注》卷一四）所记，苏洵高祖苏斲“以侠气闻于乡间”，曾叔祖苏宗晁“轻侠难制”，祖父“最好善”，苏洵的父亲苏序“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豁达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从苏洵记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苏氏家族在唐末五代西蜀地方社会中并不是一个显赫的、文化程度很高的家族，但是颇有自己的家族传统，好侠为善，在地方上也颇有声誉。自从苏洵的兄长苏涣科举高中，走出蜀地以后，这个家族才开始急剧上升。苏洵自己少年时也不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三字经》中说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就是关于苏洵的著名典故。苏洵少年时虽则不喜学习，但是其父并未加以严厉约束，而是“纵而不问”。只是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苏洵才“大发愤”，折节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苏洵几次参加进士、制举考试均未考中，因而失去了对科举考试的兴趣，不再从事举业文字的写作，而是埋头研读《论语》、《孟子》、《韩非子》等经典著作，经过近十年的揣摩研究，终于写出了自己的独具一格的古文作品。苏洵的人生经历带有时代的、地域的和家族的独特特点，因而也造成了苏洵在思想上、艺术上与众不同的格局和特色。

蜀地是一个富于文学传统的地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这些在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构成了蜀地文学夺目的光辉传统。蜀地的地域环境、文化传统、文学传统同样也深刻地影响了苏洵的思想。苏洵是一个具有很高抱负、绝不愿意仅仅做一个文人的人物。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说：“明允为人聪明辨智，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王安石说：“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邵博《邵氏闻见

后录》卷一四）这些话都颇中肯綮。“有志于功名”可以说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苏洵的人生理想。我们从苏洵的《上田枢密书》、《上余青州书》等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苏洵的学术思想更多的是出自于战国纵横家以及兵家、韩非子、荀子等各派，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儒家学者，苏氏兄弟大致也是如此，这是蜀学或苏学迥异于中原正统儒学的地方。苏洵的思想明显具有异端的色彩，和正统儒学格格不入，因而也受到当时乃至后世一些人的批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

其一，苏洵关于儒家经典的论述。苏洵写有《六经论》一组六篇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圣人制作六经的用意。苏洵认为圣人为了达到教化的目的，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制礼作乐，创设易卦，这些都是圣人的“微权”，意在通过一种神秘的、权变的方式达到“经”的恒常不变之道。如他说圣人制作易卦的目的，在于使圣人之道显得幽微神秘，从而维持圣人之道的尊严。又如苏洵论古代礼仪制度的产生，通过“耻”、“拜”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将圣人的“微权”揭示得淋漓尽致，从而揭开了所谓礼乐制度、君父尊严的神秘面纱。特别是苏洵所讲到的“刻木而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为薪，而犹且忌之”，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所谓的“偶像崇拜”的心理本质。苏洵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礼》、《易》、《乐》、《诗》四者具有主从的关系，《礼》是根本，而《易》、《乐》、《诗》则从不同的方面来救助和弥补《礼》之不足，最终都是圣人维护“道”的“微权”和“机变”。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正统儒家学者对于苏洵《六经论》中的议论多持非议，认为其持论多为不根之谈、偏颇之论。如朱熹说：“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茅坤说：“苏氏父子兄弟于经术甚疏，故论六经处，大都渺茫不根。”“予窃谓老苏于论六经处，并以强词轧正理，故往往支离旁斥。”（《唐宋八大家文钞》）刘大櫆说：“老苏

《易》、《乐》、《诗》三论，并不根之谈。”（《评注古文辞类纂》）当然也有持论稍为宽恕的，如沈德潜说：“荀子、苏子是亦能见六经者也，能言其所见者也，君子无讥焉。”（《唐宋八大家文读本》）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说：“老苏《六经论》，亦自成一家言，其议一贯。”这个所谓的一贯之论恐怕就是苏洵从兵家那里学来的“微权”吧。苏洵认为儒家之道需要“微权”的帮助，方能万古而不废，万古而常新。这当然是正统儒家所不肯承认的，但这也是苏洵的锐利之处，勘破之处，鞭辟入里，醒人耳目。

其二，苏洵的兵学以及战国策论思想。这一点既是当时世人对苏洵思想学说的共同体认，也是苏洵思想的根本点所在。苏洵既有用世之志，他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就有密切的关注，因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整套的政治策略。这一政治策略的根源就在于兵学和战国策论。苏洵的政见表现在他的二十二篇策论之中，包括《几策》两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这是一个有着完整体系的施政纲领。“几”、“权”、“衡”这三个概念，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苏洵的政治策略。所谓“几”，如《周易·系辞下》所说的：“子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因而苏洵的《几策》，就是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预见，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部分。《权书》则属于政策中可以变通的部分，苏洵说：“《权书》，兵书也，而所以用仁济义之术也。”“故仁义不得已，而后吾《权书》用焉。然则‘权’者，为仁义之穷而作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权变”的观念是贯穿苏洵思想的一根重要的线索。《衡论》则是有关日常施政的一些重要策略。“衡”是常、是经，而“权”则是变、是时。苏洵的这一组策论作品在当时受到很高的评价，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中说：“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苏洵在《谏论上》中说：“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

经者也。”

由此可以看出，苏洵思想和正统儒家的巨大差异。虽然苏洵抱负远大，也迭经欧阳修、张方平等的荐举，受到韩琦、富弼等执政者的重视，但始终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理想，嘉祐六年（1061），以霸州文安县主簿之职编修《礼书》，这枯燥的差事显然不是苏洵乐意的。其晚年就在这编修《礼书》中消磨过去，《太常因革礼》写成之后，苏洵因病去世。而他未竟的理想抱负在其二子苏轼、苏辙身上得到了实现。

苏洵在当时毕竟是以其文学创作名重一时的，思想史反倒没有他太多的位置，我们今天更多的也是从唐宋古文创作的发展脉络上来理解、欣赏他的作品。那么苏洵的古文有什么样的特色和成就呢？苏洵的古文题材并不丰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论说文，其二是书启杂记一类的记叙文。擅长议论是苏洵古文的主要特色。这在两类文章中都有表现。这和苏洵思想的卓异、非凡的识见密不可分，所以茅坤评论苏洵的文章时说：“其镵画之议，幽悄之思，博大之识，奇崛之气，非近代儒生所及。”（《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引》）又说：“大略老苏之文，有此一段奇迈奋迅之气，故读之往往令人心掉。”（《远虑》评语）这充分说明苏洵的文章一方面靠其观点的鲜明、思想的深刻、识见的卓异先声夺人；另一方面苏洵又具有高明的论辩技巧，挟战国策士的论辩之风，雄辩滔滔，以气势压倒一切。就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苏洵几篇著名的文章为例，如《六国论》，关于六国的灭亡，古往今来议论纷纷，而苏洵的“赂亡”说，可谓使人耳目一新，又可谓确切不移。又如《管仲论》，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史记》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辅佐桓公建立卓著的功勋。而苏洵则别出心裁，要做翻案文章，在铁定无疑的地方，一反常规，出奇制胜。苏洵说齐国大治是由于鲍叔牙，齐国大乱是因为管仲。通过论证说明管仲临终没有向桓公荐举贤才，由此得出

管仲“可谓不知本者”，齐国之乱，管仲何以辞其咎！这正如老吏断狱，不惜深文周纳，作诛心之论，起管仲于地下，也将无言以对。苏洵散文气盛言宜，善于揣摩，其气并不是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而是战国策士凌厉的笔锋和雄辩的气势。比如他的《谏论》上下两篇。上篇论“纳谏”，有意取法《战国策》的说客文风，结构缜密，说理周详；句为对偶，段用排比；气势磅礴，雄辩滔滔。特别是论述“五术”这一部分，连续使用十五个历史典实，铺张扬厉，纵横恣肆，具有无可置疑的雄强力量。下篇论“进谏”，使用战国策士常用的比喻之法，来喻指性忠义者、赏而后谏者、刑而后谏者这三种情形。正如清人孙琮《山晓阁选宋大家苏老泉全集》评说的：“通篇只是以刑劝谏，一句便了，看他陪出一个悦赏人来，又陪出一个性忠义人来，以下层层分作三柱，便令文字不寂寞。”可见苏洵文笔之活泼，凭空幻化，有凌空而起之势。苏洵散文的擅长议论不仅表现在论说、策论一类文章中，在杂记文章中也有所显现，只是更加形象，更富于文学色彩罢了。比如他的《木假山记》一文，本只是一篇记叙描写文章，但苏洵却从木假山的命运出发，以“幸不幸”反复立说，文章凡六转（或蘖而殇、或拱而夭、或任为栋梁则伐、或破折、或腐、或有斧斤之患）而说到木假山，又讲到幸为木假山，或不为人知而被樵夫当柴火烧掉，是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句法长短，节奏疾徐，曲尽转关之妙。第二段又以“数”、“理”作为关纽，从反面议论木假山能够历经艰险，摆到人们的庭院中，其中自有道理存在，跌宕起伏，如大海回澜，层层倒卷。黄庭坚《跋子瞻木山诗》说：“往尝观明允《木假山记》，以为文章气旨似庄周、韩非。”孙琮评本文说：“一篇文字三样写法，三样奇观，可谓极文学家之能事。”说明苏洵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能够把说理、叙写、抒情完美地结合起来，表现了高超的文学技巧。苏洵的古文固然以说理见长，但是他同样也有高超的叙述描写的功力，对于文学风格的体认，对于文字的运用都到了炉火纯青的

地步，只是这一类作品相对较少而已。苏洵曾经对孟子、韩愈、欧阳修等的文章下过很深的揣摩功夫，因而对于这些作家不同的风格有着极其准确的体认和把握，同时又能用非常形象的语言传达出来，从而成为大家公认的对这些作家风格的定评。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他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恐怕对于这三位文章大家风格的把握，至今亦无出其右者，并且其中仍有很大的阐释余地。苏洵在其《仲兄字文甫说》一文中，则充分展示了他的描写技巧。文章主体部分在于论述风水相遭，自然而成为文。描述风水之形，有三十多种形态，真乃具捕风捉影的本领，写得有色有声，备极奇观。桐城派古文大家刘大櫆评道：“极形容风水相遭之态，可与庄子言风比美，而其运词却从《上林》、《子虚》得来。”苏洵这些没有充分展开的文学才能在苏轼、苏辙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苏洵以其数量不太太多的散文作品，为自己赢得了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其思想之独特、风格之鲜明，都不愧“唐宋八大家”的称号。

本书选文从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中进一步进行选编，然后进行注释和翻译。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选者的手眼，但大致来说苏洵著名的散文作品都包含进来了，并无多少遗珠之憾。对于作品本身的文本则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祐集笺注》为底本并进行了一些对勘。注释方面比较多地参考了曾枣庄、金成礼先生的《嘉祐集笺注》，高海夫先生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以及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限于体例不能一一注明，谨在此致以

谢意。作品的题解、注释、译文中既综合了各家之见，同时也包含了个人千虑一得之管见，希望能够近于是而已，但限于学力和时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多多指正。

# 唐宋八大家文钞·老泉文钞引

苏文公崛起蜀徼，其学本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轲及《战国策》诸家。不敢遽谓得古六艺者之遗。然其镵画之议，幽悄之思，博大之识，奇崛之气，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韩、欧而下，与诸名家相为表里。及其二子继响，嘉祐之文，西汉同风矣。予读之，录其书、状十四首，论三十七首，记四首，说二首，引二首，序一首，厘为十卷。归安鹿门茅坤题。

# 老泉本传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所著《权书》、《衡论》、《机策》，文多不可悉录，录其《心术》、《远虑》二篇。（文略）

宰相韩琦见其书，善之，奏于朝，召试舍人院，辞疾不至，遂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赐其家缣、银二百，子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有文集二十卷、《溢法》三卷。

（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四四三本传）

# 目 录

上文丞相书	15
上富丞相书	21
上韩枢密书	28
上田枢密书	38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46
上王长安书	55
上余青州书	59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66
上张侍郎第二书	76
易论	80
礼论	87
乐论	92
诗论	97
史论上	103
谏论上	110
谏论下	119
明论	124

辨奸论	129
管仲论	135
审势	141
审敌	154
权书引	171
心术	174
法制	180
强弱	186
攻守	191
用间	198
六国	203
高祖	208
衡论引	214
远虑	216
御将	224
任相	231
养才	238
广士	245
彭州圆觉禅院记	253
张益州画像记	257
木假山记	264
苏氏族谱亭记	269
名二子说	275
仲兄字文甫说	277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282
族谱引	287
参考书目	292